

中國大使在紐約時發文：對仇外的愚蠢言行說不

The New York Times

Opinion

China and the U.S. Must Cooperate Against Coronavirus

This is a time for solidarity, collaboration and mutual support.

By Cui Tiankai

Mr. Cui is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9, 2020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2020年4月5日,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署名文章,講述了中國為全球抗擊疫情做出的努力,表示中美兩國應該團結起來相互合作,共渡難關。

紐約時報截圖

譯文如下:

紐約是我最愛的美國城市,我曾在這裡工作和生活,擔任駐美大使以來也經常往訪。而今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這座歡騰喧囂的不夜城卻被按下了暫停鍵,我很痛心。此次疫情席捲全球,帶來巨大挑戰,其影響不分國界和種族。

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在最困難的

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渡難關。

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正因如此,中國已派出上百名醫療專家馳援他國;正向美國和其他多國亟需醫療

物資的醫院捐助檢測盒、口罩和檢測儀器;同有關國家分享抗疫技術和經驗。最近,習近平主席應約同特朗普總統通話,強調中美應該團結抗疫,並承諾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息。我們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業

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療物資。中國地方政府向在美國的友好省州提供援助和幫助,企業捐贈更是一馬當先。

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萬個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其他防疫物資。周末,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莫感謝蔡崇信基金會向紐約州捐贈1千台呼吸機,感謝馬雲基金會捐贈口罩、護目鏡等防疫物資。華僑社團也主動為當地醫院和社區捐款捐物。在這場人和病毒的搏鬥中,我們和紐約人民、和全美人民站在一起。

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我們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

視仇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我們當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禍根,將我們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球。

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我們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放、穩定、安全。這正是習近平主席在日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上所提倡議的核心意涵,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

圖為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我始終堅信,我和無數人喜愛的紐約能挺得住、熬過去。前幾天,紐約市民自發相約在各自陽臺、窗臺為奮鬥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鼓掌。這展示團結的一幕讓我深受感動,我在掌聲中聽見了人們的愛與勇氣,聽到了這座城市的堅強和韌性,這是當下艱難時刻里的希望和光明。

我期待着下次去紐約,逛一逛充滿愛和生機的街巷,去百老匯再看一場歌頌愛、勇氣與希望的音樂劇《獅子王》。相信這一天很快會到來!(完)



(接上頁)應對是否足夠清晰、足夠好,但我認為,就時間而言,這些事都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的。

然後,在人們意識到這種病毒可能人傳人之前,中央政府派出了專家組到武漢調查這些可疑病例。當他們意識到這種病毒的確可以人傳人後,我們對擁有1千萬人口的武漢實施了封城,實際上,擁有6千萬人口的整個湖北省也基本處於封省狀態。武漢封城兩天後,美國宣佈撤離在武漢的總領館人員和美國公民。2月初,美國宣佈禁止所有(過去14天)到過中國的旅行者入境,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總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布雷默:中國政府當時反對這項政策。

崔大使:我想說的是,事實是中方很早就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了這些可疑病例,僅僅數天內就向其他國家發出提醒。至於別的國家做得是否到位,我不好評論。

布雷默:有些道理。特朗普總統在最近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受到疫情爆發的影響十分嚴重,所以他不認為中國政府是故意這麼做,不認為中國事先知道會發生疫情。但特朗普總統也說,中國的病例數有些偏低。就在最近,媒體報道美國情報機構一份機密報告顯示,實際上中國政府隱瞞了疫情的嚴重程度。您每天處理這些問題,肯定已經看到這些報道了,您對美國政府這些直接指控有何回應?

崔大使:事實是我們從疫情最初就開始每天向媒體通報情況,現在仍在這樣做,每天發佈最新情況,包括診治病例數、確診病例數等等。早在1月早些時候,中方就向世界公佈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分享自身抗疫經驗。我們甚至公佈並不斷更新所有可能的治療方法,包括如何使用中藥治療病人。所有這些信息和經驗一律公之于眾。對於那些所謂中國隱瞞病例數字的指控,大家想想看,中國有這麼龐大的人口,這麼大一個國家,是沒法隱瞞惡性病病例的,因為有病人就是有病人,有人感染就是有人感染,怎么可能把他們藏起來呢?

布雷默:可以把他們統計到別的數字里啊。最近俄羅斯一直在少報病例數字。伊朗更是嚴重少報購報,衛星圖像顯示伊朗挖掘了大型墓坑,但伊朗政府並沒有告訴伊朗人民和其他國家當地疫情多麼嚴重。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很多人沒有得到檢測。通過很多方式都能使公佈的病例數字不一定反映真實數字。我只是說,如果美國情報機構和特朗普總統都對中國提出直接指控,對我來說,能給中國駐美大使一個直接回應這些指控的機會很重要。

崔大使:我不知道你現在能不能去中國,想不想去中國,但看到媒體的報道...

布雷默:我不知道現在允不允許我去。最近實施了簽證限制,我想我不會被認為是必要人員。

崔大使:大家真的很擔心病毒會從境外輸入到中國。這些都是人們採取的合理預防措施。但不管怎樣,如果你看媒體的報道,中國人民正努力重啓經濟,恢復經濟和社會活動。許多公司重新開業,商店重新開張,一些省份的學校也重新開學了。如果對控制病毒沒有信心,就不會採取這些行動。中國的感染人數正在下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布雷默:我知道中方一直擔心疫情再次爆發,大家都想努力避免。中國政府曾採取了一些步驟,包括開放部分景點、開放電影院等,然後又迅速叫停,這是因為中國出現新的病例了嗎?

崔大使:不是,我們只想確保不會出現所謂第二波疫情。我們非常謹慎地對待這樣的可能性。你看,有的感染者可能沒有症狀,如果出現無症狀感染者,他們會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然後再傳染給更多的人,我們對此要非常小心。但我認為這些措施都是基于科學知識和醫療需求而採取的。對於那些指責中國隱瞞事實的人和機構,你看看他們自己的歷史吧,通常他們自己才是慣於對公眾隱瞞的。我不知道在他們骯髒的地毯下藏着什麼,也許你可以去看看。

布雷默:我再快速問一下,武漢封城以後,武漢市市長提及在該市封城前有500萬人離開武漢,而我們知道當時疫情已經開始爆發。我們能知道這些人去了哪里嗎?其中有多少人已返回?

崔大使:首先,我不在當地,不掌握具體數字。其次,即使在武漢封城前有很多人離開,絕大多數人是沒有簽證的,無法去其他國家。因為如果是匆忙離開,他們肯定沒有時間申請簽證。所以如果他們離開武漢,絕大多數人肯定仍然留在中國。如果你留意相關數據,包括中國其他省份甚至是武漢相鄰省份的确诊病例數據,會發現它們的确诊病例數並不是很高。那意味着我們已有效遏制了病毒在全中國範圍內的傳播。因此,不應將那些遠離中國的國家中病例數的增加歸咎於中國,也許這是源自其他地方。

布雷默:談到中國經濟重啓和今年的增長預期,您預計供應鏈將在什麼時候完全恢復?您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是多少呢?中國經濟增長情況會怎樣?

崔大使:說實話,我認為全球經濟面臨巨大挑戰。我現在還無法預測到今年年底世界經濟表現如何,但中國正在盡最大努力恢復供應鏈,恢復生產。但這是全球供應鏈,中國一家不可能什么都做得了。供應鏈有上游,也有下游,必須確保一切都正常運行。因此,我們在努力保證供應,銷售商品特別是醫療物資。我們還同其他國家合作,確保全球供應鏈重新運作起來。

布雷默: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剛剛能讓人們逐步返回工作崗位,您認為中國什麼時候完全恢復正常運作5月6月還是更晚?您怎么看?

崔大使:我們還沒能全面恢復產能。可能有一些省市已非常接近完全恢復,但全國範圍內還沒能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加快這一進程,儘快全面恢復產能。我們將拭目以待。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抗疫努力,要確保不會出現第二波疫情,同時也取決於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程度,所有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如果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就肯定會波及到我們的經濟、製造業和金融領域。我們與世界各國緊密聯繫,大家必須互幫互助,共克時艱。

布雷默:面對所有這些不確定性,您一開始談到要共同努力,希望仍能繼續落實好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當時做出很多承諾,是因為當時對經濟的預期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您認為

這是否意味要靈活落實協議?雙方是否都能實現協議的目標呢?

崔大使:據我所知,中方仍在執行協議內容。比如說,我們仍在從美國採購一些農產品,正在取消外國公司進入中國金融市場面臨的一些限制。這些事情我們都在做。當然,正如你所說,全球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所以我希望我們兩個經濟團隊能坐到一起,或者就開個視頻會議,他們能夠很好地評估不斷變化的形勢,並協調應對。

布雷默:我還是想就兩國之間的信任問最後幾個問題。我們知道兩國一些政界人士進行了相互指責。中方最近收回了所有《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駐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記者的簽證。您對這個決定感到驚訝嗎?這一決定還能被撤回嗎?

崔大使:坦白說,我並不驚訝。事實是,並非所有人的簽證都被終止。相關媒體仍有一些人在中國工作,不是所有人的簽證都被終止。但這一決定並不讓我感到驚訝,因為這是美國挑起的。看看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我們在美國的記者的。他們驅逐了約60名中國記者,藉口是記者們代表着或信仰了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但我知道的是,不能基于政治信仰區別對待記者。他們可以有任何政治信仰,但他們的職業仍然是記者。看看我們的記者在他們的遭遇,就知道我們所做的只是進行了回應。

布雷默:您認為美中之間是否還有任何轉圜餘地?我認為現在是我們經歷的最大危機時刻。兩個國家採取的具體舉措並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對抗。圍繞媒體的決策只是其中之一。您有沒有看到兩國有任何顯示出相向而行的具體行動,也許是我不知道的?

崔大使:任何時候,我都不希望兩國出現任何關係緊張的情況,特別是在此關鍵時刻。我當然不想看到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我也在竭盡全力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但令我震驚的是,有時一些人、一些政客可以如此卑劣,令人震驚。

布雷默:您是說那個認為病毒產自武漢生物實驗室的參議員嗎?

崔大使:我不想指名道姓。

布雷默:我提到這個,是因為中國政府也曾進行過類似指責,而且是正

式的。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說這種行為出自美國單方面,其實雙方都是如此。

崔大使:事實是,這些不斷升級的指責不是我們挑起的,我們沒有挑釁。但如果別人選擇這樣做,我們不得不回應。

布雷默:我們怎樣才能擺脫這種惡性循環?

崔大使:讓我們聚焦積極的事務,關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攜手努力應對這場全球危機,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經濟的未來,拯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布雷默:兩國元首通話前,特朗普總統曾將病毒稱為“中國病毒”,通話後他不再這樣做了。此次通話中有什么讓您有理由相信兩國將再次走近?

崔大使:從我本人經驗看,兩國元首保持着良好、有效的工作關係,每次會晤和通話都富有建

設性,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瞭前進方向。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落實兩國元首共識,切實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有需要做而且具有建設性的事情上來。

布雷默:兩國元首有否提出可能開展合作的具體方式?是否會舉行任何峰會?或者任何給我們希望的事情?因為和我們都很熟悉的工商界領袖和決策者交流時,我們都感受到,他們對兩國關係順利發展不抱太大希望。

崔大使: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個人提供思想引領,促使人們向前看,擁有廣闊視野,充分認識到21世紀世界不斷發生變化的現實,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遊戲,因為那些都是19世紀或20世紀初的思維方式。

布雷默:大使先生,如果您指責我,我們就沒戲了。

崔大使:我對你寄予厚望。

布雷默:很高興看到你,我的朋友。十分感謝您!您還有其他要強調的內容嗎?

崔大使: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真正談談G20機制,談談有利于各方的“某種機制”。

布雷默:您認為“某種機制”是什麼?如果必須要選擇,它是什麼?

崔大使:正如我前面說到,我們確應看看需要什么樣的全球治理。這種全球治理應該建立在承認多樣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更加開放、包容,任何單一國家都不應謀求主導。

布雷默:那它是否是我們要求的新的多國集團機制?

崔大使:這不是某種集團機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

布雷默:但您也認為現在世界上有的領導人思維方式並不到位。

崔大使:我認為實際上很多條件已經存在,現在需要的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願景,這取決於我們能多快、多好地做出反應。現在缺乏的就是這種真正的願景。或許有些人已經有了這種願景,所以我們才會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我認為不是所有領導人都有這種願景。

布雷默:這很有趣。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美國和中國,如果我們暫時放下這兩個國家,看看其他國家,誰已經建立這種願景?在您看來,除了美國人和中國人,哪個政府,哪個領導人,哪個人現在擁有這樣的願景?

崔大使:某種程度上說你是對的。我們是兩個大國,承擔重大責任。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但的確有一群知識分子或在智庫工作的學者,他們每天都在思考這種宏偉戰略,這樣的思考到處可見。但對其他國家,較小、較窮的國家,或在國際決策中無太多發言權的國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性,意識到當前缺乏有效、高效和公平的全球治理體系,但他們無力改變。所以他們寄望我們引領國際努力,為大家共同構建良好的國際治理體系。

布雷默:您還是未給出具體人的姓名。這次對話對我而言着實費思量,這是我們諸次對話中我說話最少的一次,讓我頗費腦力。但沒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下次見面再解決。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面,現在的情況真是一團糟。

崔大使:是的,我也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面。

布雷默:感謝您接受採訪。

崔大使:紐約仍是我喜愛的美國城市。

布雷默:我也是。所以我哪兒也不去,就在紐約。

崔大使:我們祝紐約和所有紐約人好運。布雷默:當然。您的這句話我們要播出來。
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